

# 蜡梅：凌寒迎冬至 无关腊和梅

“西北风袭百草衰，几番寒起一阳来。白天最是时光短，却见金梅竞艳开。”

金梅即蜡梅。冬至一阳生，蜡梅迎风来。

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定下的一个节气。殷周时期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日，相当于春节，排在24节气的首位，被称为“亚岁”。民间也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冬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时间最短的一天，自冬至起，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下一个循环开始。古人认为，冬至乃大吉之日也。

蜡梅，即携金黄润泽的色彩、精巧有型的姿态，与大吉之冬至，相映成辉。

□ 据《北京晚报》

## 蜡梅不是“腊”

蜡梅好像天生为冬至而生。

一朵朵金雕蜡铸般的黄色小花儿，缀在纤细疏散的灰褐色枝干上，迎着风雪，耐着寒霜，溢着清香，以一派“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的清姿丽质，令吉祥之冬至，更具深意。

人们很早就对蜡梅另眼相看了，她的点点澄澈金黄，珠圆玉润，玲珑欢喜。于君子而言，犹如贴身的环佩；于佳人而言，恰似依镜的容妆。从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来看，她的黄，在五色“青、赤、黄、白、黑”里，配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的“土”和五方“东、南、中、西、北”的“中”，居中、属土、含尊贵之意。黄色，也是历代皇帝喜爱的颜色。

唐代以前，几乎没有“蜡梅”一说，至北宋元祐年间，蜡梅都被称为黄梅、金梅，“蜡梅”之名大约是北宋京洛一带的人取的，经北宋文学家苏东坡、黄庭坚的阐释后定名。

苏轼说蜡梅“香气似梅，似女工撚（niǎn）蠟所成，因谓蠟梅”，他在《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中写道：“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黄庭坚也在《出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的卷首自注，表达着与苏轼相同的意思：“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工撚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

无疑，蜡梅最早最正统的写法是“蠟梅”。这个蠟专指蜜蜡、蜂蜡等物，用以形容蜡梅花瓣呈黄色、质地油亮光润似蠟一般。蠟是蜡的同义同声的繁体字，现代写成蜡梅。蜡梅之“蜡”，乃蜂蜡、黄蜡之“蜡”。

“蜡”的另一种读音是zhà，在古代也读zhà，但不能写成“蠟”，意思为一种年终祭祀。而古代农历十二月，还有一场合祭宗神的重大祭祀，叫做臘（là），由于臘是在一年中最后一个月举行，这个月份往往被称为臘月，“臘”的简体字为“腊”，现称腊月。秦朝之后，两种祭祀慢慢合并为一了，曹魏时期古汉语训诂学者张揖撰写的《广雅》里记载了这种风俗：“周曰蜡，秦曰臘”。

蜡梅不是“腊”，只是由于花期横跨了腊月，才跟“腊”扯上关系。写成“腊梅”，是讹传的结果。南宋诗人王十朋以一首《蜡梅》，肯定了苏轼和黄庭坚的定名之功：“蠟采花成蜡，还将蜡染花。一经坡谷眼，名字压群芳。”“坡谷”即苏东坡和黄山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广群芳谱·花谱二十·蜡梅》引用明代学者王世懋（mào）的《学圃余（yú）蔬》，进一步为蜡梅正名：“考蜡梅原名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至元祐间苏黄命为蜡梅。人言腊时开，故名腊梅。非也，为色正似黄蜡耳。”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俩人同为北宋政治家。

冬至，且记蜡梅开。



（北宋）赵佶《蜡梅山禽图》

## 蜡梅不是梅

古往今来，很多人把蜡梅与梅混为一谈。而蜡梅不是梅。蜡梅与梅，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落叶灌木；梅是蔷薇科杏属乔木。蜡梅花是黄灿灿地令人眼前悄然一亮；梅花是红、粉红、粉白地令人心头诗意喷薄。蜡梅花“蜡”质感强、花瓣比较硬而数量较多；梅花“纸”质感强，花瓣比较软，一般为5片。蜡梅开在冬至时节，盛花期在腊月隆冬；梅则在开春开放，盛花期要晚两个月。蜡梅又称寒梅、冬梅，为花中“寒客”；梅别称春梅，是花中“清客”。

蜡梅与梅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都拥有令人心神荡漾的香气。也许，正是这一份合意投缘的香，加上花期接近的缘故，让蜡梅的名字中多了“梅”，让人们愿意将她们混淆。蜡梅之香更为浓烈、梅之香则更显淡雅。香，也略有区别。

蜡梅的美，令古人的冬天暖暖的。

黄庭坚也是感觉温暖的古人之一。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黄庭坚还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苏轼是最早肯定“苏门四学士”的，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黄庭坚常常同苏轼一同观赏蜡梅。不过，他的观赏还是有个问题，即前文中他在自注中说的蜡梅“五出”，即5片花瓣。但实际上，蜡梅不是5片花瓣，她开出的花瓣数可达10瓣至20瓣。

是眼疾导致黄庭坚不能看清吗？据史料记载，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有近视，也被时不时光顾的急性结膜炎、沙眼等困扰。急性结膜炎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眼病”，天性达观的苏轼还为红眼病写了小短文，如收入《东坡志林》的《子瞻患赤眼》，翻译成白话文，颇富天真烂漫之谐趣：新年第一天，我得了红眼病。有人说，红眼病患者忌食肉类，我本来想听他的劝，我的嘴却指责我说：“姓苏的，我是你的嘴，他是你的眼，彼此同属五官，地位相同，凭什么那样照顾他，单单亏待我呢？要是你因为眼有病而不许我吃肉，那我可不答应你。”我一听，嘴的话有道理耶，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我的嘴又对我的眼说：“眼儿，要是你让我吃肉，那以后假如我有了病，随便你怎样看花花世界，我都同意，绝不向老苏头告你的状哦。”

作为超级美食家，苏轼还把蜡梅洗净熬汤做菜吃，并将蜡梅花和甘菊、枸杞一起，加清水煮开，用水面上冒着的热腾之气来熏蒸他那是因为饱读诗书而倍感疲乏的眼。

蜡梅花辛、温、无毒，能够生津、顺气。但蜡梅的种子和果实有毒。种子可作为泻药，泻下的峻猛程度等同于巴豆。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猪八戒之口说出了巴豆之毒。在《西游记》第69回“心主夜间修药物，君王筵上论妖邪”中，面对准备用巴豆给朱紫国国王治病的孙悟空，猪八戒特别提醒道：“巴豆味辛，性热，有毒；削坚积，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

## 踏雪寻蜡梅？

因为相似，蜡梅和梅之间，荡漾着几许缠绵。

著名的“踏雪寻梅”之典故说到的梅，是蜡梅？还是梅呢？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的百科类图书《夜航船》里记载，唐代诗人孟浩然，常常冒雪骑驴寻梅，还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

这样的情致，真是令人喜爱和向往。只是，张岱没有告诉我们，孟浩然寻的是什么梅。对孟浩然的诗犹如有心灵感应般地隔代唱和过的苏轼，以及学习孟浩然之诗最积极最自觉的黄庭坚都没有告诉我们，孟浩然寻的是蜡梅还是梅。

蜡梅开在冬至时节，梅开在开春时，冬至和开春之时，都有可能降雪。想来，孟浩然寻的梅可能既是蜡梅，也是梅。或者，他本人也分不清楚。

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松竹梅岁寒三友”。这个典故相传也源于苏轼。他被贬至黄州时，曾在东坡开荒种地，苏东坡的名号由此而来。苏轼在东坡种了稻、麦等农作物，又筑园建房，取名“雪堂”，并在四壁都画上雪花，还在园子里遍植松、柏、竹、梅等花木。一年春天，黄州知州徐君猷来访，打趣道：“你这房间起居睡卧，环顾侧看处处是雪。当真的天寒飘雪时，不会觉得太冷清了吗？”苏轼便手指院内花木，爽朗大笑：“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风声和泉声是可解寂寞的两部乐章，枝叶长青的松柏、经冬不凋的竹子和傲雪开放的梅，是可伴冬寒的三位益友，何来冷清之说？

后人便借“岁寒三友”表现铁骨冰心的高尚品格，引申为生命力旺盛之意，成为吉祥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蜡梅显然比梅更为合适。

冬至不是一年中寒冷的时节，紧接下来还有小寒和大寒。在中国古代北方，由于御寒保暖的条件差，天寒地冻被认为是一种很大的生存威胁，人们便发明“数九”的方法来排遣心中恐惧，表达对生活的祝福，“九九消寒图”即应运而生。从冬至那天起算进九，以九天作一单元，连画九个九天，到九九共八十一天，图画成了，冬天也过去了。

最初的“九九消寒图”非常简单，就是农妇用烧火棍在墙上每天划上一道印，或横或竖，九个一组，共九组，八十一天。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在冬至日绘制的“九九消寒图”就是一树素梅，开出九朵花，每朵花九瓣，共八十一瓣。每天描红一片花瓣，每描完一朵花表示过了一个“九”，待全图描完，则“数九”寒天已过。此外，还有一些填字的数九游戏，比如繁体字的“门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个字九画，每天填一画，正好八十一画，填完后冬去春来。

古人的浪漫、风雅和对生活的爱真是深浸至骨子里的，哪怕周边环境险恶，都不能消弭情怀和挚爱。再看“九九消寒图”上的九朵素梅，既然花开九瓣，就极有可能为蜡梅，而不是梅。

在踏雪寻梅、岁寒三友、九九消寒图等中国博大精深的消寒文化中，蜡梅的风采也许展现在梅身上了。然而，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文化传承的主要是精气神，蜡梅和梅，精气神相通。